

倘  
湖  
樵  
書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三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神物有異寶物

鳥獸昆蟲之有寶

珠之所出不同

魚腹所藏

朱雀白虎之仁

雷擊元祐黨人碑

女國不同

知赦而斬罪人

生于空桑

東方生氣

陰陽

鴿傳書

尼站狗站

地名天定

馬殉臣人

觸邪不止獬豸

尚白

象虎象龍

龍食

城始于禹

俗語箋釋

體香

藥似人物

人之精靈成物至今不朽

桂菊之性喜清涼

桐

神物之下有物

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墮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六七寸 荊州階岷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籍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而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溪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

地所爲也 藥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  
有時來儀候其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  
之安心神 漢郊祀志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殿廟  
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續彙堅志云金章宗  
泰和四年鳳見于磁州武安縣南及去居民疑臺下  
有異掘至三尺餘石罅中直插寶劍一取不能盡擊  
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宋史太宗端拱元年八月鳳凰集于清遠縣解合  
歡樹上衆鳥隨之其下產芝三莖知廣州李昌齡圖

以獻 鳳巢山在廣西永福縣隋大業二年鳳凰來  
巢百禽集于山下宋建隆間復有雙鳳巢之守臣以  
聞詔遣使鑿巢下石得美玉故以爲各山頂有玉液  
池 爲龍爲虎爲鳳皆天地之神物也故其下亦有  
異物龍以鬪而見虎以死而見惟鳳則所止處便見  
但所謂玄金所謂琥珀所謂白石美玉精氣凝結而  
成此理可曉若劍則須人工而成者豈亦有氣化自  
成之劍耶 孔平仲談苑云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  
而封著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方知兵刃爲食乃



鑄膽爲一劍雄爲千將雌爲莫耶

鳥獸昆蟲之有寶者

凡畜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赭丹隨身耳赭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卽致風雨本草凡牛有黃者身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時復鳴吼恐懼人又喜照水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人乃喝迫卽墮下水中如鷄子黃太取得陰乾百日重叠可揭拆輕虛而氣香者佳又云此物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神黃最勝殺死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牛病死後心中剖得者名心黃初在心中如黃漿汁取得便

投水中沾水乃凝如碎蒺藜及豆與帝珠子者是也  
肝膽中得者名肝黃 狗寶生獺狗腹中狀如白石  
帶青色其理層疊按賈似道悅生隨抄云任丘縣民  
家一犬甚惡後病衰爲衆犬所噬而死剖之其心已  
化似石非石其重如石而包膜絡之如寒灰觀其脉  
理猶是心不知何緣致此留青日札云凡狗有寶則  
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吾鄉  
一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  
千葉入藥治瘡毒七修類稿云狗寶生狗胞中形質

如鷺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焉 李  
時珍云鮓答生走獸及牛馬諸畜肝膽之間有肉囊  
裹之多至升許大者如鷄子小者如栗如榛其狀白  
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層疊嘉靖庚子蘄州候  
屠一黃牛得此物有番僧云此至寶牛馬諸畜皆有  
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則霖雨立至不知咒者  
但以水浸搬弄亦能致雨輟耕錄云蒙古人禱雨惟  
以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淘漉玩弄密持咒語良久  
輒雨石子名鮓答大者如鷄卵小者不等乃走獸腹

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 日札云羊哀在腹形如小鼠子可治膈食翻胃類稿云羊哀形如濕茅紙 又有馬墨生在腎或曰在肝 職方外紀云渤泥島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爾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西國極貴重可至百換國王藉以爲利又宇露產一種異羊可當騾馬肝中生一物如卵可療諸病海國甚貴之 異苑云楚王與羣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生物簿云孕環之兔懷于左腋毛有文采至一百五十年

環轉于腦能隱形也 鹿帶玉而角斑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

博物志云金魚腦中有麤金出功婆塞江

天玄生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于腦謂之鵲玉其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 投荒雜錄云番禺人逢端

午日探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佳婦人得之有抽金簪解耳璫而償其值焉蓋取以爲媚藥也 拾遺云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形如雀色黃毛羽柔密常翺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乃越山

航海來獻帝得此鳥蓄于靈禽之圃餽以真珠飲以  
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時有  
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  
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于  
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飾釵珥謂之辟寒  
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  
辟寒金那得君王憐魏代喪滅池臺鞠爲茂草漱金  
之鳥亦自高翔 稽神錄晉安有東山樵人恒見山  
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置捕

之而獲刳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  
是富至孫胥縱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  
擊碎之家自是貧 海語弘治間有船欲販占城中  
二人將卽山而薪船主夢神曰明日砍山須多裹鹽  
或笑或不信船主曰第人負十許斤何礙衆從之乘  
二快馬卽山山麓石潭深不可測衆分朋而砍日西  
山下聲殷殷而雷衆謂是必有異升木而伺俄有巨  
蛇蜿蜒幾五丈色黑目如炬山巔奮迅下沒潭觸石  
崩隕故如雷有蜈蚣長可七尺騰躍逐之旋潭踐蹊



尾端毒沫時時射潭水色如油潭面火燄尺許熟視  
自蟻蛭甲出夜分循山而去光燭山谷遲明下視蛇  
踟躕死衆曰畏鹽之夢寔神呪也以藤纜聯巨鐵鉤  
出平野皮厚如黃牛革節中壅曰醃肉滿船腹島獐  
船過見其皮問價幾何給曰五十金如數付之又問  
肉價曰百金又付之問此何用曰漢兒不識寶耳是  
乃龍也其皮鞞鼓聲聞二十里皮中七鼓一鼓卽價  
今值肉以爲鮮貨于國中且不知值又幾倍矣衛主  
惻恨自咎其不善賈也

珠之所出不同

全雅云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腹蚌珠在胎以爲珠之所出盡于此矣然而未盡也拾遺記云少昊時有鳳喙珠置于庭拾而懷之照于天下瀛州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則吐新珠累斛又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啣洞光之珠圍徑一尺色黑如漆懸之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雜史云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也今所謂祖母祿是文獻通考大秦國有木鷄乃金

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此飛鳥之有珠者也

唐寶曆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獲一鹿鹿胆中得珠

如彈丸黑色而軟後硬如石光明 漢劉鋹時苑中

羊吐珠幽明錄有人墮洛中洞穴見一羊捋其鬚得

珠而食之 廣異記云唐劉全白乳母子衆愛有一

狐能變化幻惑愛以大斧斫腰便成老狐有老僧見

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常爲天

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

能食僧用小籠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載

猪肉炙于甒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甒候炙  
冷復下兩鬻狐涎沫久之炙與甒滿狐乃吐珠而死  
狀如棊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有驗 唐文宗太和  
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一珠以獻 山海經太  
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猢猢其鳴自呼此走  
獸之有珠者也

山海經溫水有鰲魮之魚狀如覆鉢鳥首魚尾音如

磬石之聲是生珠玉溫水有珠鰲魚狀如肺而有四

目六足而吐珠

鰲音鰲此  
乃魚也

一統志高州海中亦生珠

鯨 金樓子舜攝政時有綏耳貫胸民獻珠蝦蝦亦有珠 又交州記蚶蚌似瑇瑁其甲有黑珠廣州記鯨魚目卽明月珠也故鯨魚死而月皆無精三秦記云昆明池中昔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于漢武帝求去鈎帝明日戲池上見大魚斲索帝曰豈夢中所見耶取而放之三日後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所報耶嶺表錄異云鯨魚尾中有珠如栗色黃幽明錄云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聲有老翁及少年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老翁顧命取洞穴

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寸明耀絕世  
獻于上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深數百丈中有  
赤蚌生此珠也述異記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  
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卽出珠 龍溪縣九龍江以梁  
大同間有九龍遊戲故名宋大中祥符七年邑民網  
魚見有神龜負珠出遊因捕得之其珠圍潤三寸七  
分光采燭天此水族之有珠者也

談林弘治間鄱陽常豐倉有大鼠貓捕之輒被嚙死  
後入一大貓兩相嚙三日始寂然及啓視貓鼠皆死

鼠較猶尤大日久鼠腐一童以鋤鉋碎鼠腦中一珠黃光明瑩可愛取而鑽成孔以繩繫置衣帶間偶與羣兒據石爲戲一賈胡見珠求玩問所自得童子言得自鼠首賈胡欲以銀五兩易之童子亦黠慧乃曰欲買此須百金胡許十金童子以告其父遂索胡三十金而與之詢其所用胡曰此珠可以辟穀卽數千人出征每人畧啣此珠三日常飽可無飢渴之患蓋穀之精氣所結也惜今已穿孔但可一日無飢渴耳

玉南子記事云元成宗元貞年間廣州有一民爲

商耗拆費本無聊而歸至西洋海濱見雷擊大蜈蚣一條長五六尺收拾担中晚宿旅邸小室中名商巨賈所輻輳之地是夕主人設宴坐上皆富商而渠以小商亦與席末酒數行遍問所持之貨皆曰某有某貨若干某亦有某貨若干各以實對主人嘖嘖至小商無所可言恐旁者竊笑忽一回回人在謂曰吾觀子所居小房中祥光亘天必有異寶強之開視不獲辭謝開其舊袱止有蜈蚣一條諸商皆匿笑獨波斯曰卽此是也于是延之上座爲更新衣而禮遇之次



早問其值小客不知價索銀二千兩波斯慨酬之各立文約遂取蜈蚣出僅拾頭上一寶珠其餘皮肉皆棄之且曰此至寶也若盡欲我五船財貨亦所不較小商歸家自此頗獲安富又有一客以泛海耗本遽巡而歸舟泊孤島客閒步島上見一巨殼可受十斛許意爲巨龜之殼繩綴之牽繫下船歸置旅中值諸客陳寶設會客姑舉殼几上一賈胡趨前曰此鼉殼老而有珠二十四肋肋各一珠價巨萬矣商以巨富續彙堅志柳州種甘堂有光夜出柱上蠹穴中滿

堂如月窺之則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命吏卒持斧挺刺之有聲磬然破柱乃大蜈蚣長亘柱腦上得珠如鶯卵圓融光彩 紀聞云一仕人在官署中同妻子飲食于牖下一大蜘蛛每下就食妻子常食之久而蜘蛛愈大及三年官滿蜘蛛乃遺一珠于牖下仕者收置篋中歸途涉江風波甚險他舟皆飄沒獨此宦之舟若有一絲明顯縣于舟上端然不動抵岸無虞衆疑神助後持珠示人有識者曰此珠產于蜘蛛乃定風珠也任波流風雨有此珠則兀然底定

始知向者無虞實藉此珠之力 續耳談云弘治間

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鬪龍爲蛛絲所困後有火龍

來焚其絲蛛不能爲遂爲龍取珠去珠死黑水流山

下身徑一丈六尺 說圖識錄云正德初報恩寺塔

上有一大蜘蛛爲龍所逐至廊下久而裂腹取珠以

去其軀重十餘斤 南野閒居錄云燕子瞻嘗言其

先祖光祿公云有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螫

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爲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

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愕眙拊口

願見神珠書生戲以衣帶中石示之羣賈相顧喜曰  
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  
珠則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 廣異記云  
長安至明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  
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  
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  
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燦滿堂  
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  
有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

珠何以如此酬值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于  
貫賢者嘆服遂賣焉是則蛇珠之不及蚌珠固相應  
甚矣又云懷珠之蛇喜投暗見人而吐氣如燄此見  
蟲之有珠者也

通考云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  
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  
如杯 杜光庭錄異記云宣州節使趙錕額上有肉  
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錕爲亂  
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割額得珠貨與商胡胡云珠

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工爲佛額珠 又洪州  
胡氏家其第五子氣狀殊偉此子生後家稍充給因  
令此子主船載麥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  
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船中所載麥而載錢其  
家益富不欲村居嘗令來往城市行及中道所乘之  
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  
亦恐有物斲之得金五百兩後有商胡遇之知其頭  
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  
上有珠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此精

神滅耗而卒家亦銷落 聽說增記云妖僧羊角禪  
師能前知善咒人死有張知縣擒而治之杖之百無  
傷其夜大風搖屋公曰是僧所爲正衣冠坐待曙升  
堂呼僧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柏案僧股慄  
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妖術書公取二  
物焚之僧卽死然則人亦生珠耶 白湛淵十詩其  
四云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腸仁人不爲寶良賈宜  
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 梁書梁大同  
中常璩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此珠又安從生耶

元李材解醒記云至元間馬八兒國入貢間近占  
城其貢有蝦蟇百顆形如珠而成龍紋大者過十彈  
丸國有蝦蟇隱沙中常抱珠戲于瀨上土人俟其去  
取之 洞冥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霄  
自丹州而來啣青沙珠積成隄阜名曰珠丘今蒼梧  
採藥者時得青石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晉  
平公鼓琴有雙鶴下啣明珠舞于庭一鶴失珠竟不  
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高僧傳彭州釋知玄有一  
珠一日自左足下流出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



樵書初編

卷之五

十四

修源小集

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後身也晁袁尋仇歷世  
至宋猶然不捨此意一幀外之一案矣

魚腹所藏

巨魚吞舟海上人習爲恒談而山居谷汲之民市廛聚族之衆聞之未有不誚爲怪談者夫莊周說鯢木擊三千猶曰寓言若夫魚腹自能藏物往往見之史冊不必巨至于數千里而後弄奇作怪也况夫波濤所聚汪洋無垠日月爲之吐吞風雷憑其駕厲又安可以尋常耳目窮際之哉取凡魚腹所藏數事彙列于左以備考焉 尚書中候云呂尚釣于渭濱魚腹中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 列仙傳齊人涓子

釣于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經鄉人陵陽子明好釣  
魚于旋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法 秘閣

閒談云李崇矩見海上沙島有大魚剖其腹得一甕  
船兼二死人衣服猶備 博異志云開元中王昌齡

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舟人云貴職至  
此皆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  
乃命使齋酒脯紙馬獻于廟及草履致于夫人題詩  
云青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  
滾驟莫怪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

副將在廬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至前  
程求錯刀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  
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  
誤送廟者 西湖志云晉時錢塘杜子恭有秘術  
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卽當相還耳刀主  
行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腹中得瓜刀 柳公權  
小說舊聞記云元相國稹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雀  
樓望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  
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

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  
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  
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磨瑩後遂常有光輝公  
寶之置納巾箱及相國薨亦亡去 眉公見聞錄張  
廉察受所公云余外祖朱旅溪在南京時江中得大  
魚解進公其大如舟魚腹中吞一虎以撐腹致死

西陽雜俎云平原高苑城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  
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郡手中算袋囊偶墜于  
水囊中本有鐘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釋一魚

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鱗  
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異苑云桐廬  
有桐君廟甚靈左右有爲刦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  
致討執東陽長山縣李瑄義熙中遭事在縣中婦出  
料理過廟請乞恩援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  
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湖海搜奇云  
海上一巨魚死浮海乘風而至其高如山莫窮首尾  
久之內潰腹中送出一海舟長若干丈濶亦十餘丈  
高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熟魚雖大肉類也中

熱腹腐是以死耳 白醉璵言云太湖有張李二姓  
隔湖而居皆未有子而皆富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  
母抱至湖濱失手墮水有鮎魚吞兒入腹乳母奔救  
不及懼而逃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李氏有僕布  
網一舉而得此魚重二百斤許剖之得兒厭厭有氣  
以乳滴口中卽活主人催乳母乳之各其子曰天賜  
張氏失兒追乳母與夫皆逃他郡旣半載李邀張設  
具見乳母抱兒于門大類其兒密訪之知得自魚腹  
乃告官追乳母至始具其情請歸其兒李氏以爲非

攘非奪乃出天與不肯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畜  
之待長合爲娶妻以息其訟 搜神記云宮亭湖孤  
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  
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  
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  
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  
刀焉又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于孫權者舟過宮亭  
廟而乞靈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遑遽不敢應俄  
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



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  
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冊府元龜云  
開元三十一年衢州獲魚有銘獻之 中朝故事云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  
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廳吏索衡  
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携印  
來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伏罪曰舊印爲惡  
人竊去某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潛命工匠爲之今  
則惟俟死命也琮憫之爲秘其事碎新印令鑄舊者

歸縣人罕知之 鄆人祁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  
食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  
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  
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孺人 閩書邵武侯關事

母至孝性尤友愛經商在途一日欲歸視母遇風不  
便私禱曰得風當酬以巨魚忽順風不能泊岸沽魚  
以簪投河代之到岸有提一巨魚貨錢者關買以還  
願同舟者曰適已投簪復買魚何爲關曰投簪權也  
今幸得魚何爲不買割之得原簪人謂孝感 記事

珠云寶曆中西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變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纂聖志淳熙

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過曹娥江魚叟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潑刺不止上人愛其腴鮮擬到日砍鱗延客適天色微煖慮侵腐使僕作鮮既剖腹于腹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原不料爲奇物收藏于笥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誇示然但須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得數倍卽付與此

商亦非博雅者只挂于檐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  
爲下直車中覬望取而觀之命隨詣其宅問所得處  
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于腰間他日  
謁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曰  
此吾故物京師玉冊官鐫德基字甚工建炎己酉避  
狄于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不謂復落吾目詔  
賜去爲錢二千貫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 西湖  
志載張循王得玉扇墜高宗見之歷訪乃庖人得之  
黃花魚腹者係高宗舊墜江中之物疑卽一事彼此

異記 若吳專諸藏匕首魚腹以刺王僚 明慈谿  
馮岳令延平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書者岳命卒剖  
魚而金見府中憎服則魚腹又爲平吏之遺孽可不  
慎哉

朱雀白虎之仁

世傳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因天文四方之宿各像其形而命之其青赤白黑則又各因其方而繫之以色也龜本沉潛之物色又屬黑龍本神異之物色又屬青其爲慈和祥吉可知矣若雀旣飛揚朱又暄炫虎旣咆哮白又慘冽恐非休美也考之禽經有云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腥武王伐紂渡孟津有火流而爲鳥其色赤越王返國丹鳥夾王而飛陶安公爲冶行火有朱雀止冶上鳴曰安公安公冶與天

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安公乘赤龍而仙去  
思玄賦繼朱鳥以承旗注朱鳥鳳也則朱鳥豈非祥  
吉之物乎埤雅有云黃虎竊人羊豕多方窺伺得之  
黑虎所見無不取白虎坐食而已不甚搏殺或云黃  
是其幼弱者黑者適壯白則已老故也漢孔圖云湯  
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終則白虎在野耆  
舊傳云漢和帝時王業爲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  
之遂卒于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百姓  
立碑號曰枝江白虎王君王褒論曰周武王獲白魚

而諸侯會同周宣王得白狼而外邦賓服今南郡獲  
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瑞應圖云白虎者義獸也  
一名騶虞又云騶虞義獸白虎黑章食自死之獸逸  
周書王會篇東胡之西所獻者般吾白虎晉宋時正  
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  
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徵祥記曰王者仁而不害則  
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  
嘯則風生則白虎又豈非仁和之物乎 朝野記畧  
四譯考云白松虎兒前代無考舊各速麻黑兒國中



無大山山卑小者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時  
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遭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  
不見國人稱爲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  
是更其國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入貢 吳天璽元  
年吳興陽羨山封禪碑內云青蛇白虎丹鸞彩鳳魚  
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鹿白兔三十有七赤鳥赤雀二  
十有四按此則白虎朱雀自古稱爲瑞物矣 吳赤  
鳥十一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按瑞應圖曰王者不  
暴虐則白虎仁仁者不害物也王褒頌金馬碧鷄之

文曰漢德無疆廣乎唐虞黃龍見兮白虎仁神異記  
云漢時健爲有一白虎出則衆黑虎隨之不傷人物  
卽王褒所謂白虎仁也 文獻通考云白虎亦瑞獸  
也爾雅謂之𧑦胡甘反 蓋𧑦虞之異名也不食生物食  
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  
與麟鳳龜俱爲王者之瑞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  
時南郡獲白虎宋元嘉中琅琊有白虎史臣俱以爲  
瑞而特書之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懷仁是崇饒  
不侵暴困不改容欽威揚德愷悌之風中興徵祥說

云騶虞仁獸也其尾三倍狀如虎而白巴嘯則風生  
皓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皆斑而  
虎紋爾雅所謂彪虎耳服虔曰視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則白虎擾山海經西山圖讚云彪彪之  
獸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炳應德而擾止我郊  
境

雷擊元祐黨人碑

予讀圖書陳葵福州人試上舍優等中南省第三人擢甲科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置葵其一也謫居衡州崇寧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得釋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按雷震元祐黨人碑不見于通鑑豈以其事涉怪誕不錄之正史耶但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其執政侍從以下如蘇轍等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母得官京

師七月焚元祐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凡百二十人謂之奸黨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二年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  
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  
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  
京師是月策進士于集英殿以黃定等十八人皆上  
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  
宗何負于卿等並黜之八月又令州縣立黨人碑三  
年六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

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四年五月除黨人父  
兄弟之禁八月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五年正月  
彗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劉逵等請碎元祐黨人  
碑寬上書邪等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  
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  
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  
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據通鑑所記何  
三年以前處禁黨人及黨人之子弟其法不一而足  
三年以後忽開解網之恩亦不一而足蓋五年之後

一以彗星竟天一以太白晝見而獨四年之時其間  
並未聞有臺諫之爭執侍從之調和則所爲雷擊元  
祐黨人碑之事信有之矣此元祐黨人之碑石工安  
民不肯鐫名石末則人心不以爲奸黨可知也雷震  
元祐黨人碑則天心之不以爲奸黨可知也趙東山  
云元楊璉真伽發宋諸陵建塔錢塘舊大內越中義  
士夜募少年別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  
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悉非真龍所蛻矣或云是塔凡  
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甌浮圖尖之若瓠壺者使

皆無名氏遺幣何以能動天如此夫雷震元祐黨人  
碑明碑之不宜碑也以正人君子之名存焉而反以  
邪黨目之故也雷震楊璉真伽塔明塔之不宜塔也  
以真龍之蛻或存焉而與牛馬之幣雜之故也然則  
雷之爲靈昭昭矣按步里客談宣和殿立元祐奸黨  
碑一日大風雨爲震雷擊碎 孫氏談圃云司馬溫  
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  
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  
下而死然則以溫公爲清忠之碑則天意之所不肯



毀以溫公爲邪黨之碑則天意之所不欲存噫碑之  
工匠受禍如此則畢漸食朝廷之祿乃附會章惇奏  
毀凡一切元祐諸人所立之碑其受報當何如耶

唐義士莊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  
風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  
君不見羊之年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

韓維字

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持國姓名而爲金字意  
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  
兒當自致遠大公官止于官師後與元祐黨籍蔡京

請徽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爲應此載韓  
无咎桐陰舊話中夫黨人之碑至御書而又金填亦  
人所意計不到者也在蔡京甫欲使諸人遺臭千古  
故金填使之不刊豈知元祐黨籍真是流芳百世合  
當御書金填惜終毀之耳林靈素侍徽宗宴太清樓  
見元祐奸黨碑靈素對之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  
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蘓黃不作  
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四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  
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然則此碑之

毀雖羽士亦有其助耶姓名皆天上星宿則御書金  
填之當矣 揮塵錄云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魯  
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間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  
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蕪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  
飽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從其  
請然則不肯鐫元祐黨人碑者不止一工長安民而  
已 七修類稿云廣西融州眞仙巖多碑刻元祐黨  
碑亦在焉胡文穆公爲廣西僉事時碎之廣輿記于  
集頌郎仁寶以爲德祐航海時所載之物則過矣此

乃當時奉吉州縣皆刊此碑以共辭遠當毀時偶未  
之毀耳 朱平涵云司馬溫公之墓也勅蘓子瞻爲  
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杏  
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  
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  
封植繪圖傳之 五代史楊光遠其父曰阿咤叟蓋  
沙陀部人也光遠召契丹爲天下首禍卒滅晉瘡痍  
中國者三十餘年身旣被出帝所誅而其長子承勳  
曾刦光遠而幽之遣人奉表待罪于出帝耶律德光

漢晉使人召承勲責其刦父轡而食之以其次子承  
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帝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  
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  
州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然則雷之擊碑有大  
誅罰焉豈區區韓薦福寺石徒囿貧士而已哉

女國不同

世所傳女國考之沙門辯機所著大唐記凡有三國  
其一爲蘇伐刺拏瞿咀邏國唐言金氏國也出上黃  
金故以名焉卽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爲國  
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此東女  
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爲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而西  
大女國乃在波刺斯之西按西域記僧伽羅國本寶  
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先時南印度有一國王女  
嫁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棄逃師子王負女

而去入渙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  
遂孕男女形貌同人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  
人智斯發請問其母母述昔事子曰人畜殊途宜速  
逃逝其子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  
難伺父去已遠驚母妹趨人里至父本國宗祀已滅  
投寄邑人皆哀憫而資給之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  
憤恚往來村邑暴害人物王乃率兵擒獵師子震吼  
人畜辟易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  
重賞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

母不可曰彼雖畜也猶謂父焉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乃袖小刃出應召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卽其前父遂馴伏于是乎親愛忘怒乃割刃于胸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剗腹含苦而死王甚異之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福具陳始末王曰逆哉父而尚害畜種難馴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于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毋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



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于中止其  
後商人採寶有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  
繁息遂立君臣建都築邑以其先祖擒執師子故國  
因號焉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

舊曰波刺斯

西神鬼所魅產

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此西大女國乃一女國  
也其一爲拂憐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界  
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憐國故拂憐王歲遣丈夫  
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此西女國又一女國也

陳壽魏書云母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更進

師擊之宮奔北沃沮王頗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聞  
耆老言有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此似是指西大女  
國也又云倭國之東南到伊都國有千餘戶世有王  
皆統屬女王國東南至奴國東行至不彌國南至投  
馬國又南至耶馬壹國則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  
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  
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凡有二十一  
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  
女王國矣其國亦本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

亂相攻伐歷年乃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  
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  
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有男子一人給飲  
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  
守衛焉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米升等朝  
獻詔書報獎併賜錦罽等物八年太守王頌到官倭  
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  
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  
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已死

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愉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請臺貢獻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綿二十匹此三國志所載女王國與倭相近卽所謂東女國也 稽神錄云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與茂州隣有八千餘城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戶口兵萬

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百人王死國中多飲物至數萬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大王小者爲小王大王死則小王位之或姑死婦繼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杜陽雜篇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其國人危髻高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此曲據魏書所載女王國近于倭屬之東隋神錄所載東女國隣于茂州屬之西杜

陽雜篇所載女蠻國則又屬之南然則東之倭西之  
羗南之蠻各皆有女國焉 又按職方外記云迤西  
舊有女國曰亞馬作擲最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口  
厄弗俗卽其地建一神祠宏麗奇巧殆非思議所及  
西國稱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  
一至其地生男子輒殺之今亦爲他國所併存其名  
耳後漢書云海中有女國無男子或傳其國有神井  
闢之輒生子云此說益怪誕不經 文獻通考所引  
女國亦有三焉其一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入容

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遊嬉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陳書云梁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女則如中國人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犬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墻其形圖其戶如竇其一日東女國卽稽神錄所載一是也隋開皇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朝貢武后時

冊拜其王欽臂左玉鈴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  
開元間主及子再來朝天寶元年五月詔與宰相晏  
曲江封其王曳夫爲歸昌王右金吾衛大將軍後乃  
以男子爲王其後有詰劍南韋臯求內附其種散居  
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其語曰西女國  
卽拂菻

前作  
標

國西南海島之女國也在葱嶺之西貞

觀八年朝貢使至又梁武帝時海中浮鵲山去餘  
姚可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  
百人年並出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



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  
狀則鸞鳥也 菽園雜記云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  
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 梁四公記燕公云  
海中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  
墜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  
信阻咒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司  
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蠡崖之  
西徇國之南羗彝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燕  
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有女國天

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獼狫  
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  
置男爲媵妾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  
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  
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惟以鬼爲夫夫  
致禽獸飲食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  
出台胞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  
六矣此言頗屬無稽然亦一說也 海槎錄云女人  
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

丈許核桃長二尺昔有泊舟飄落其國羣女携以歸  
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乃傳其事女人遇  
南風裸形感風而生 山海經圖說云女子之國治  
于黃水乃孕乃孳生男則死 山海經又有丈夫國  
爲圖讚云丈夫之國其風是始成靈所通桑石無子

知赦而斬罪人

稽神錄載袁州錄事叅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于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即不往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方飲暴卒林下偶談載朱夫子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爲今上當卽以經筵召公晦翁

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竟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兩事相同而王叅軍所殺者止一人朱夫子之斬則十八人何一人之鬼能報而十八人之鬼反不靈意大儒之舉動正大光明鬼不得而犯之乎然一則曰先殺之而宣赦則赦文已到矣一則曰纔畢而登極赦至則是赦文猶未到也近自 鼎革之時大赦屢舉諸大盜皆破獄而出所在爲盜仍死于法然所傷害百姓已多矣甚矣赦之難言也 北齊眞子融世爲井陘關收租使贓貨甚多爲人所糾齊主

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叅軍崔法瑗與  
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  
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白端旣  
不得理乃曰若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  
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膚肉爛墮都盡苦楚日  
加方死夫赦不赦由于人主雖在赦前而人主意在  
窮治則其人已應死矣乃法官觀望而不能執奏竟  
受冥報則又何也豈二人別自有傷天理者而適值  
此事發之與抑不能諫諍而迎合之罪亦大與 冊

府元龜云唐代宗大曆四年七月癸未勅死罪降從  
流時皇姨弟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  
事發繫京兆府勅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  
也 漢桓帝時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  
顯位用勢縱橫岑暉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捕泛  
旣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  
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使  
郡吏王允討捕亦于赦後殺之于是中常侍侯覽使  
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瑨瓚皆下獄竟死獄中岑

匪張牧逃竄得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  
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  
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  
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  
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夫罪雖應死遇赦則已  
赦矣終不之免諸君子未免自坐背上抗命之罪激  
而成黨錮之禍雖悔曷追乎張成預知當赦而教子  
殺人此其情爲更毒若以其真情上請必當案罪于  
赦例之外失此不圖而更爲擅殺亦賢者之過也



前漢書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爲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亦許望之陰私以相抵報然望之無寔而延壽事皆寔又其在東郡時治飾兵車至效倣上方用事爲御史所案坐是棄市夫望之身爲大臣不過因延壽爲馮翊乘望之之後而聲名過之以忌心而相傾至案驗延壽以赦前之事雖延壽赦前之事尚可靜以俟其自白

至反相攻許自取滅亡若望之身之不免豈非天道哉後漢酷吏傳周紆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諸廷尉免歸北史隋酷吏田式每赦書到必先召獄卒盡殺諸重囚後宣讀時爲襄州總管乃酷吏之所爲不足道矣元史蒙古忽必烈旣卽位阿里不哥又自稱帝于和林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時廉希憲爲川陝宣撫使始至聞劉太平霍魯懷與渾都海要結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

會有詔赦至廉希憲命殺于獄尸通衢方出迎詔開  
隴既平希憲乃自劾停赦行刑擅調之罪蒙古主曰  
委卿方面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  
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 宋蒲田陳居仁紹  
興間進士後知建寧府有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  
曰此亂民也遂誅之 宋開寶五年范義超于周顯  
德五年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子留  
留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于官有司引赦當  
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命斬之

生於空桑

伊尹生于空桑或曰空桑地名非木也空桑城在陳  
留縣南伊尹生于此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  
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虎忽  
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  
卽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姪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  
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  
吉可罕旣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  
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

和親以息民而罷兵于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邏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 後漢書蜀郡徼外有夜郎國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其部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由二事觀之安在空桑木之不可生伊尹也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  
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  
日出復舊是則樹真生嬰兒成人矣然仍是朝生暮  
落之菓非血肉之軀也 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  
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蓋癭瘤也至今越巫  
有得之者雕刻鬼神可致靈異爾雅正義云楓子鬼  
乃楓木上寄生高三四尺天旱以泥塗之卽雨臨川  
記云嶺南楓木歲久生瘤如人形遇暴雷驟雨則暗  
長三五尺謂之楓人化書云老楓化爲羽人亦曰楓

鬼一二云見雷雨卽長與樹齊見人卽縮依舊曾有人  
合笠于上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又王梵志衛州  
黎陽人黎陽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癭  
大如斗經二年朽爛德祖剖其皮得一嬰兒收養之  
七歲能語因名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是則樹癭之  
生人未盡荒唐之論矣 又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  
皆鳥爪宋氏婦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鐘山僧  
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如若難曉後皆效驗 陸游  
南唐書云烈祖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太人長六寸

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被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  
之須菩提聚撮置龕中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  
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  
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此則真生于空  
桑之人但非血肉之軀耳 補纂堅志云大食國西

隣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及西岸中有一方石  
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  
動其手脚若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 集

異志云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



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歛  
手之狀亦有兩脚着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  
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根葉甚茂此又妖異之倫不  
可以恒理論之也 林坤誠齋雜記云菴羅國有菴  
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生一女國人以  
圖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好國王收爲妃子此又生  
于空桑之別一証云瞿薩思那唐言地乳舊說其王  
暮年往毗沙門天神祈嗣神像額上割出嬰孩請神  
青養神前地忽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成立

東方生氣

紫陽真人傳云真人姓周名義山漢丞相勃七世孫  
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氣  
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  
行何等事真人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  
暉是以拜之爾後積功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宋文  
憲神仙宅碑云處州少微山有觀曰紫虛宋南渡後  
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  
面日初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惟日飲

水一杯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  
坐脫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之後有見于濤江之濱  
手携一舄飄飄然隨風而行啓棺視之惟隻履存焉  
夫服氣之法有從卯酉子午而分受東西北南之氣  
者有從月轉移而向月建取氣者二真人獨以日初  
出時而東受氣則其所得爲獨深矣子後午前爲生  
氣午後子前爲死氣故素問金匱真言篇曰平旦至  
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  
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鷄鳴至平

日。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則知二真人俱登于平日。後  
取陽中至陽之氣耳。元觀手抄云。向日靜坐調息。可  
以延年。博物志。有人墜溪。礪無出路。飢餓分死。左  
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效之。遂  
不復飢。體加輕便。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頓超礪上。卽  
得還家。顏色光澤。黠慧勝故。還食穀味。旋復本質。  
蘇東坡也池筆記云。洛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  
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  
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

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所終。  
有伽沒路國其俗俱開東以向日

舊唐書天竺

房中

戴埴鼠璞云俗以素女術出于彭錢考列仙傳錢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錢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入家百八十六卷且謂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

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此出顧太初說略中

陶九成輟耕錄

云今人有運氣逆流採戰之說曰房中術而盲道人遂以女鼎誘世之好淫者彼家西隣至爲清淨服食者所唾棄要之房中自有道非如上所云云也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禮記曾子問喪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愚按班固引傳云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此語似爲房中歌詞而設然所載房中書目曰容成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

舜陰道湯盤庚陰道天老雉子陰道天一陰道黃帝  
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諸書名目如此其書  
雖不可得見要之不離乎女牝之說矣朱丹溪云男  
主施女主受借陰補陽之說吾未信其然也蘓東坡  
云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  
男外陽而內陰女外陰而內陽故易曰坤至柔而動  
也剛書曰沉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  
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  
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知之矣且爲陽  
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烝  
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當  
表而出之據醫和之言女爲陽物則彼家之說所謂  
取將坎位心中實填取離宮腹裏陰其理大有可據  
矣予又考傷寒之書有陰陽易之症男人傷寒未全  
愈而接女人則女人傷寒未全愈而男人與  
之接則男人病其病皆如狂名曰陰陽易惟褻襦湯  
一味治之夫男女之病既可交易則安在陰之不可

以補陽而女之不可以滋男哉女內陽而交之則成  
熱者蓋淫之爲言過也陽過則熱矣班固以爲樂而  
有節則和平壽考一語已盡發彼家之私矣 漢武

故事云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長陵女子也

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

死而有靈其奴宛苦

奴之名

祀之遂關

通也

言語說人家

小事頗有驗上遂祀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

禱于曲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

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

欲爲淫此并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于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遣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年百餘歲有少容衛太子未敗前一年神君亡去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未死也上遣巨靈偷桃之言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發宮希

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  
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  
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爭迎  
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  
與之通不從此女子于燉煌遂入胡不知所終 東  
方朔外傳爲漢郭憲所作幻異太甚非布帛菽粟之  
書史記褚先生以東方朔入滑稽傳及班固所作東  
方朔傳則近入情理可稱信史矣而褚先生傳內云  
朔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

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帛盡之于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則朔所爲疑卽後世所傳容成御女之說也若前漢書所載朔與郭舍人射覆隔垣如見母怪乎盡以神仙歸之耳 漢書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子復長八尺及孫頰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年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常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此亦似得于房中之術者

鴿傳書

古杭雜記云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羣飛于外  
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于大內高宗惻然自是  
宮中不復畜鴿其詩云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  
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此詩固  
得古人風刺之義矣 開元遺事云張九齡少年時  
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  
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又波斯船上  
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

續 輟耕錄云曲阜人顏清甫嘗臥病其幼子偶得  
一鵲鵠歸以供膳于稍閒間得書一紙題云家書  
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其父自真定  
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鵠未及知盤桓尋覓  
遂遇害清甫責其子取木匣函鵠病少愈抵仲賢官  
所獻之仲賢戚然曰畜此鵠已十七年凡家書雖隔  
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後仲  
賢知霍州召清甫長子習儒業者補州吏後官至漢  
中廉訪使 三餘醉筆云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

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  
因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置  
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二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  
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由此觀之則鴿之能傳書也  
信矣 鄭媛記云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  
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我通一問  
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  
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夢  
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



寢達旦開戶見地上彩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  
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掇掇思好逑愁心何當已  
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  
化作濺濺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  
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欵馳想當雲浮則魚能致書  
定有是事 宋文憲公濂題郝伯常帛書後云霜落  
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  
海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  
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新營郝文忠

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卽位定和議于宋妙選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于九月甲戌用蠟九帛書親繫雁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

三月虞人始獲雁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  
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其書中統十五年卽至  
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五  
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  
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奏于朝勅中使取之仁宗詔裝  
演成卷翰林集賢學士各題識之藏諸東觀昔蘓武  
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論云天子射  
上林得雁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一  
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寔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

雁乃能遠離矰弋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  
忠節耶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  
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豈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  
有信史者也濂修宋史旣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  
先後于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夫魚雁傳書修詞  
之雅語耳寔之以宗羨郝經二事始知文人固無虛  
設之詞哉 朝野僉載唐太宗養一白鵠號白將軍  
取鳥常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殿上恒令送  
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自往返數次此又一

傳書者不獨鴿也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

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豪奴郭行先有女子紹蘭

適巨商任宗爲賈于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

蘭目睹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于燕曰

我聞燕自海東來往復必逕由于湘中我壻離家不

歸已數歲茂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

書投于我壻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

復問曰爾若相允可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吟

一詩云我壻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

薄情夫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飛鳴而去任宗時在  
荊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迺視之燕遂泊于肩  
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書  
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宗急歸出詩示蘭  
後張說傳其事 謝氏詩源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  
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  
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  
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  
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後人改呼秦吉

了沈如筠詩曰。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羣芳譜  
云。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  
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  
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卽援筆直書三絕。繫  
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卽歸。三國典畧云。庾信自建  
康遁歸江陵。湘東因賜妾徐氏。妾與任綽通。欲求之  
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鸞。乃繫書于鸞頸。徐視之  
乃綽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尼站狗站

輟畊錄載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卽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諸人性站有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主至死乃已名之曰狗站癸辛後識載臨平明隱寺大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常有違濫者以供不



時之需名之曰尼站此二站其名甚卑細書之者紀  
異也顧狗站者狗而諳人之性尼站者人而爲狗之  
行矣。

地名天定

吉州之萬安古遂興之地也南唐始立鎮關地向南  
得石符一帙有漢八分書云地界兩川神秀所蟠更  
爲都邑萬民以安遂建萬安鎮宋神宗時置萬安縣  
焉 贛州府會昌縣宋太平興國七年始析六鄉置  
縣時鑿井得甕甕十二其上篆文有唐會昌年號故  
因以名 開天傳信錄云天寶初李齊物爲陝州刺  
史開砥柱之險堅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  
河北縣爲平陸縣 唐開元中漳泉二州疆界不明

累訟莫決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應  
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爲  
一徑高千尺溪僅五里因爲官道有古篆六行二十

四字皆廣數尺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辨之曰

漳泉二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

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

今漳  
州有

龍溪  
縣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

獅子右腿黑質白文乃是筋脉所成松江府三字其

松江二字犁然天文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淞

宋代以累傷水去旁水而石字已先之觀此則郡邑  
之名天固有以預定之耶或八分或篆或古篆是誰  
立於混沌之先而書之耶 王行甫耳談云成化間  
江右桃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劍之象  
已而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陳某平之置縣  
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牌刻有萬年鄉三字大盈丈  
事豈偶然 沈存中筆談云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  
使者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甌  
封鏽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

爲異元封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  
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馬殉主人

酉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駉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氊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稽神錄載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于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驥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項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卽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墮我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草秣餓死之自此閨人

竊秣之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芻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旣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齊東野語云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後居于嘗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園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

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啗啞長鳴數聲而斃  
程史九江成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踰養之後亦  
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爲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  
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愜其意  
後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踰識旗幟急馳賊覺  
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膂爲盡傷踰不復顧  
冒陣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  
居二日踰歸病傷不秣而死 李言續耳談云吉水  
王維禎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同知王姓



者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數之曰汝  
所主何事忍委赤子于鋒刃耶時指揮曹能柴成與  
王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力乎某等  
願以身相翼公卽日勒民兵與賊趣戰兩指揮走公  
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罵賊斷其喉及右臂以死馬  
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肩若  
告急狀血淋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  
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得馬  
而無意償值櫬旣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

坐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櫪馬驟嘴其頸不釋口復奮  
首擣其胸仆之地翼日同知嘔血數升死賊半有司  
論功罪柴曹被誅羅洪先作戰馬記夫前三馬僅能  
殉主人已耳後二馬能爲主報仇而後身死幾出豫  
讓之右矣馬比君子豈虛語哉 朝野記畧云天順  
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  
克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  
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  
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

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死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覘姚噉之蹴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懸巖篇云流賊入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魏畧云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其母喪哀號櫪下有馬聞哀哭輒泪出暫輟芻豆

觸邪不止獬豸

古稱獬豸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皋陶治獄令之觸其罪之有疑者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今御史執法之官必繡獬豸按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鬪訟者行立而歟之有理者卽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唐書云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跪自咎是象亦可爲獬豸也搜神記扶南王范尋養虎

于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  
名大蟲又養鱷魚五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  
以赦之無罪者皆不噬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一通  
海大潭名鱷魚潭如人有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  
者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赴過其潭理虧者鱷魚出  
而食之理直者雖過數十次亦不食也若虎若鱷魚  
皆可爲解豸也酉陽雜俎云狼臚中有筋大如鴨卵  
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是狼亦可爲解豸然以  
上所言皆有情之物耳 又扶南王煮水令沸以金

指環投湯中然後命以手撲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卽焦瀛涯勝覽云古里國人事冤枉不服者則于王前或大頭目前置一鐵鍋盛油四五斤煎滾先以樹葉投試爆彈有聲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燂于油內片時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官二三日後聚衆開封視之若手爛瘡其事不枉卽加以刑若手如舊不損則釋之仍以鼓樂禮送此人回家論衡言李子萇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像囚之形鑿地爲日以蘆葦爲郭籍臥木囚于中囚當罪太

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博物志黃帝時羣瑞畢  
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  
人不敢進西域風土記云印度之國人有咎犯欲究  
情寔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  
以連囊沉之深流校其真僞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  
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旣遣掌  
按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寔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  
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  
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寔則石重人輕毒

則以一釵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食之分雜諸毒藥  
置剖髀中寔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欸而甦舉四條之  
例防百非之路則是若湯若木若草若水若火若稱  
若毒諸無情之物無不同于解豸者矣 杜光庭云

開州龍興觀鐘重七八千斤相傳云州中有數伎之  
徒遺失之物譁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  
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卽入  
欸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  
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



抑止之更令取欵如是數四更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罔冤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爲準的也雲安白鶴觀亦類于此遠近傳焉 黃衷海語云海驢多出東海狀如驢船估得其皮者毛長二寸許睛則眊眊下垂陰則整練整整以製臥褥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籍竟乃散驚

尚白

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作殷本記以孔子之語結之曰殷輅車爲善而色尚白金史世記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卽位乃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完顏部色尚白輟辨錄云元太宗時諸國來朝以冒禁應死耶律楚材進奏曰願無汙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蒙古乃銀名元人初號蒙古則其尚白宜矣金縢子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齊則緇之鬼神尚幽故也至

于帝王卽位乃用白帽湘東王或旣誅子業休仁引  
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  
代之王敬則弑宋主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  
秉秉辭復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  
下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闕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  
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日事須及熱侯景僭主時著  
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沈攸之亦謂大事若克白紗帽  
共着耳孔氏雜說昔人不以白爲嫌郭林宗遇雨巾  
一角熱注云今巾以葛爲之形似帽

呂洽切

藝林伐

山唐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  
語宋時亦然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墮地欲成塵春鎖  
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冉  
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七修  
類稿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洪武二十  
四年方命易此藍色故宋時三學有頭烏身上白之  
謠 西域風土記云西域之國吉乃素服凶則皂衣  
瀛涯勝覽云占城國人皆衣紫惟王白服是外國亦  
有尚白者已 剪勝野聞 太祖王師與僞漢戰于

湖中時乘白舟漢王以赤龍船壓之及戰王師大捷  
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此亦一時  
之尚白也 王琰宋春秋云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  
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凡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  
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江謚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  
汝家門謚稽顙謝久之方釋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  
有諱忌值大雪仰不出惡其白也後梁蕭詧惡人髮  
白 韻語陽秋日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  
白紵曰質如輕雲花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

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  
迎元稹云西施白舞王自管白紵翩翩鶴翎散則白  
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新豈霓裳羽衣舞  
亦用白耶 演繁露口隋志天子晏私著白高帽士  
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  
隋時以白帽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  
南齊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令人必以  
爲怪古未嘗以白爲忌也樂府白紵歌按舊史白紵  
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今世人麗

服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意 文獻通考魏武帝

以天下凶荒資材匱乏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白帟

苦令切

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

爲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爲帟又毀辱之言 初魏造

白帟橫縫其前後各之曰顏帟傳行之永嘉間稍去

其縫各無顏帟無顏者僊之言也永嘉之後二帝不

返天下醜焉按此皆服之妖祥之先兆也非徒尚

白之謂矣 癸辛雜識云管寧白帽之說尚矣杜詩  
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云管着皂帽又云  
着絮帽布衣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  
寧在家常着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  
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  
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着白接羅謝萬著  
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  
帽杜詩光明白氎巾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  
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古之所以不忘者蓋喪服



昔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  
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縉縞固不待言學葛雖布屬  
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何忌之有 西  
湖志條云都城元夜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玉梅  
雪柳菩提葉登毬銷金盒蟬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  
燈月所宜此乃一時之尚白云 南史宋元嘉制諸  
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廟乃備  
朝衣孝武與豫章王巖同生相友昨宮內曲晏許依  
元嘉巖固辭不奉勅惟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

侍焉 創業起居注隋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

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王

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及唐帝起兵突厥遣

其柱國康<sub>勃</sub>利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

送帝往西京多少<sub>世</sub>命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

讖向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

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毋容預執宜兼絳纁半

纁之諸軍稍旂皆倣此營壁城壘旂旗四合赤白相

映若花園 米元章書史云韓長源字仲永收宣王

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又葉助字

大祐收蜀范瑒書得梁武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  
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白皆白  
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閭位乎 宣和書

譜朱溫盜竊神器多引瑞物爲受命符唐王天下以  
土德繼土者金于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尚白所有郡  
縣至有以白烏白兔白騶白鹿爲獻者 蒙遜備  
錄成吉思皇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並無他  
旌幢 國王止建一白旗九 中有黑月出師則張

秦虎秦龍

古之仙釋多有能秦虎秦龍彼蓋別有道術存焉符篆咒語靈通幻異或空諸所有窅窅不見有身而牙爪鱗角無所施或吾身之龍虎馴伏而在外之龍虎因之非偶然而致之也劉累之飲食二龍由其世業于梓人之檄召噬虎另有神威固不論已若撫之于幼小而至于雄壯仍飲食若處之如牛羊犬豕焉則真罕事也 陸粲庚巳篇云同年進士計宗道惟中柳州羅城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

號計家若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若色鱗甲遍體長不盈尺行則昂首聳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割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並馴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厠後溪中囑曰汝母憂飢吾每日常遣人伺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此日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

如解意俯首帖尾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中輒奮  
起就食歲久大則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  
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將以  
白上官計哀祈之且厚餽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  
刃至潭仍置血誘之出因斫之蛇驚匿而僅斷其尾  
尺餘自是不復出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  
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掣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  
所化也鄭仲夔雋區云贛州郭老于山中收租佃人  
從密林中抱一小虎來形可猶大郭飼以豬肉小鴨

雛漸長大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廣中一惟奴來俗呼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爲戲郭以虎付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溪山擊柝虎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去如是者近十年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卽下林莽中作吼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于縣縣令異之命引虎來見虎馴擾郭老旁置松木檻檻之此晚郭出縣門虎咆哮檻傷吏卒數人乃亟召郭老携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番奴逸去又

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避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葬之。又數月郭老亦故。郭氏家藏有秦虎冊。詩歌千首。郭孫咸和以萬曆戊子孝廉任海豐令云。由二事觀之。則知龍虎雖異類。亦可少成習慣。而人與同羣也。人之同居共爨而生戈矛者。何比比哉。瀛涯勝覽所載榜葛刺國人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捕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人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瑯嬛記云。紫龍涎者。舜使虞



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此則先劉累而參龍者矣。宛委餘編引吳埭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卽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魀魚。韓退之詩所云。衙時龍戶集者也。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于園室。以供祭祀。又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雄一雌。放置參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成應

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居南山野中植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焉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俯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玉茗堂集曰予郡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竿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模而鋸之絰其舌已重餓之飼以一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

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賣與人  
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  
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  
不復爾常置庭中以爲客娛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  
錯別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王群登虎苑曰  
孔公文招爲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隣舟言占城人  
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囿中毛色炳煥一番人能  
馴虎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哉其足輒退縮  
番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長吼孔駭然而退

抱朴子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咒者  
臨泉禹步吹氣龍卽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  
數寸乃掇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間有  
旱處便齋龍往賣一龍直金數十斤發壺中出一龍  
着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中朝故事云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卽知龍色日有無  
悉知之懿宗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  
于東都魏王池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華  
州刺史訥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

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于一小甕子  
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鯁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  
人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鯁投水內  
魚到水中相趲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  
漲遂巡穴已數尺濶其人諮訥曰恐穴更廣卽難制  
也遂擲入甕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 玉  
海云祥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召輔臣于崇政殿北  
廊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真人池中所獲龍長二  
寸許極細鱗腹如玳瑁手中覆仰無懼帝作觀龍歌

復送茅山池中

碧里雜存云方傳龍見絳郊魏獻

子問于蔡墨墨曰昔有獵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能求其嗜慾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蓄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能豢龍封諸澶川饒與氏其  
後也及有夏孔甲時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雌  
雄各一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其後劉累學擾  
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  
之既而使求之而逃于晉縣范氏其後也常觀吾邑

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興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  
龍湫祀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  
卽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栗  
聞境驚異閩三日大雨霑足乃置蜿蜒并子于石頂  
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廣惠洞靈侯龍復見于殿自  
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其咎如響也 高皇帝  
初起義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上卽以帽蔽之後  
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 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  
致惟德斯應矣 尚書故實云牛相公僧鑑鎮襄州

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參龍者  
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  
龍也強驅之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  
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山堂肆考判  
虎臺在鳳陽府定遠縣後相傳宋包拯爲縣令虎傷  
人捕虎擊于臺前虎死云江西孫御史養一乳虎  
甚馴着床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扁虎  
室中五日方還虎枵腹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大  
天驚命格殺之又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赴齋市



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卽從主人求密室一僕其  
內加扁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枵腹俄  
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  
罷啟鎗噴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法拒一山  
中虎耳

龍食

南部新書云龍之性龕猛而畏蠟燭愛玉及空青而嗜  
燒鷲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梁四公傳將燒燕五  
百枚以奉守珠之龍方有是也朝鮮志云朝鮮扶餘  
縣扶蘇山下有一椎石跨于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  
諺傳唐高時蘇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  
以白馬爲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故江  
曰白馬岩曰釣龍臺是龍既嗜燕肉又嗜白馬肉矣  
法苑云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下一石

大如確嘴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聞時有西域磨  
伽佗菩提等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勅問之云是  
龍食二龍相爭故下耳括地志云龍池之山四方高  
中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  
會稽四萬五千里然則荒之所食又有此二種耶

城始于禹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頽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又秦時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媼者于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掇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掇兒應募因變爲蛇令媼遺灰誌其後

謂媼曰憑仄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此皆出搜神  
記中按吳越春秋云堯聽四岳之言用鯀修水鯀曰  
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  
城郭之始也博物志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  
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則築城所起爲鯀爲禹不可的考觀成都馬邑平陽  
之城則知城始于禹而不始于鯀也洪範曰鯀湮洪  
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二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夫

龍匡 貝圖靈龜負 昔因聖人而出今觀此三城之  
成或以靈龜或以 以馬則知城之法創于禹也明  
矣 天中記云鵠 縣者 使太子扶藹及蒙恬築  
長城見此原水淺曰 築之以鴈爵奠祭乃有鵠鳥  
飛升鴈上因名鵠鴈之 魏文帝天統中立爲鵠鴈  
縣 南林纂要云 淮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山城白鹿  
城 百張鮪作令有惠政自鹿群遊取一以獻之故以  
爲名

俗語箋

𦵏𦵏

按𦵏𦵏木外國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達今人

謂性劣者爲𦵏𦵏

沙鑼

雲麓漫抄呼洗爲沙鑼

又曰𦵏鑼宋時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

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爲篩鑼

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又爲𦵏又小轉也

書傳目養馬者爲𦵏以所執之鑼爲洗曰𦵏鑼軍中

以鑼爲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司警夜又可炊飯取便

耳

藟苴

藟

郎假反

苴

音昨

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

放誕不遵軌轍曰川蕘

〔蕘〕

椒園雜記香蕘蕘

字原作甚土音之訛今正之他本作蕘尤無據蓋說

文員會皆無蕘字惟廣韻有之

〔濕〕

留青日札濕

禾稠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卽爲襪蓋方言

〔度〕

椒園記廣西有度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

曰託度旣與度似而又從人疑卽此與

〔愷〕

愷丁

來切註失志貌蕘州謂無智術者爲跌杭州呼爲愷

韻書無此字人多不識

〔阿〕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

曰阿其聲引長老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爲



應辭其來遠矣

弄

人呼屋下小巷爲弄南史蕭

詵接鬱林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弑之丁度集韻弄厦也屏也又作屏字書又出衙字俗又呼弄唐唐亦路也

透

晉王遜使將姚崇襲琛拒李雄將李驤戰

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甚衆俗稱小兒躍步曰透羊侃傳侯景欲透水羊鵲抽劍斬之

凍瘡塊

趙克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皸瘡注皸坼

裂也瘡寒創也皸音軍瘡音竹今人因冬間霜寒而手足及耳鼻腫痛曰凍瘡塊本此莊子不龜手之藥

其注云龜手凍裂與皸之爲坼裂同

酒楂鼻

南

史廢帝紀罵孝武帝爲麟奴麟音楂莊家切鼻上皸

也今韻書不載

小乘

酒教

漢書李陵傳媒藥其

短注媒酒教藥麴也

登

登丁鄧反字林云几屬

也

小乘

熾賦

輟耕錄云言人進退不果曰伢儼音

如熾賦司馬相如賦伢以伢儼柳子厚夢歸賦云紛

若倚而伢儼兮

阿瘡瘡

西湖志餘武后時南皮

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

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憐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

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郎不被打阿瘡瘡又

耕錄云元末淮寇江南日于臨陣際齊聲大喊阿

瘡瘡以助軍威發燭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

如紙鎔硫黃塗其銳名曰發燭亦曰燂兒蓋以發火

傳之燈燭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

爲業清異錄云批杉染硫黃遇火卽燄呼爲引光奴

其名頗新今北人謂之取燈客作較耕錄今之

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

食而已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少勤學邑有大姓文

不識家富墳籍衡乃爲客作不求直主人怪問衡曰  
願得主人書遍觀之主人感嘆遂給書

髮脂

音職

考工記弓人註云脂亦黏也音職今婦髮有時爲膏  
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脂正當用此字

骨董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  
晦庵先生語類只作沮董

酖

楊彥齡筆斷曰藏

果實謂之酖今酖柿是也按酖力感切凡柿未熟而  
澁者今人以石灰蓼葉而酖之

王八

今罵人曰

王八賊五代史王建行八素盜鹽私販鬻人謂之賊

王人

足下

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

涕伐其山木爲屐着之每視屐悲之曰足下

欺負

漢書韓延壽傳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

之者延壽痛自刻責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

常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

客氣

人不平易曰客氣左傳定公十年陽虎曰盡客氣

也

長進

世說王長史與支公語支曰君言義了

不長進

計較

三國志孫堅傳夜馳見袁紹盡地

計較

經紀

唐書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飲大

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王蔣兄自能經紀不必賜物

**點心**

唐鄭修爲江淮留後家僮夫人晨候夫人

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

一頓

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

奴才

水經注李特

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縛于人豈不奴才也

又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

了頭

劉賓客

寄贈小樊詩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

**飯粘**

殷仲堪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今人謂飯

之狼藉者曰粘

人事

韓文公撰王用神道碑用

男送馬匹轡鞍及白玉腰帶朝廷令公受領集中有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後撰平淮西碑韓弘寄絹  
五百疋充人事又有奏韓弘人事物狀今餉人物曰  
人事

**生活**

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阿六汝生活

大可

**酒斃**

韻書無斃字人呼盛茶酒器邵康節

詩大斃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

**笨**

笨奔

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籌肥大時或目爲笨  
伯宋書王維傳亦有粗笨之語小兒時尤粗笨無好

**里長**

隋高帝從蘓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

人

〔渾〕

沙上新墾之田俗名之渾田泊宅編云河

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渾

音

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

秋水泛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渚屹然

如故相傳此渚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

經云乾爲洲渚濕爲巨海

〔流落〕

孔氏雜說云霍

去病傳諸宿將嘗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落

今世俗作流落據出處合作留字

〔胡甌〕

井觀瑣

言云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甌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

胡餅史照通鑑釋文云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



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甌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

酬亦曰胡甌然則壺字正當從胡

滑汰

東坡秧

馬歌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如鳬鷖

汰入聲

行

止

俗謂言行不顧者爲無行止詩云人而無止傳

云客止可觀史言劉驥行止完潔又陳萬年惇厚備

于行止今周說載行止有虧條例

胡亂

當五胡

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皆倉卒爲之不能完備則

相率曰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

整娖

唐書

高仁裕討峽路羣盜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卽日

新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妮部伍通鑑釋文云妮音測  
角反謂整齊而謹肅也後漢書中山簡王傳官騎稱  
妮前行注妮整齊也今人于整頓物件謂之整妮正  
是此字 耐煩 宋書庾炳之爲人疆急而不耐煩

賴子

北史高從誨世家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

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懷奪苟得無愧  
耻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後諸國皆目爲高賴子

答蠟

南史鄭鮮之傳范甯嘗衆中誚鮮之曰卿與

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乃居僚首今日答蠟去人

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

〔方幅〕

南史蕭

坦之傳帝賂沈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  
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  
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勅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  
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還耳

〔賴〕

暖妹

由筆云今人以誣罔指人者爲事推無者得物不認  
者皆名爲賴老泉謚法辨論中有曰賴者註謂不悔  
前過曰賴卽此字

〔夠〕

楊升庵引廣雅云夠多也

音邁今人謂多曰夠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殫

究

不濟

今人謂無才而不能成事者曰不濟鶴

林玉露云唐昭宗末年朱溫篡弑已成韓偓在翰林

藉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日夕

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

解頤

俗謂之脫下頤

癸辛雜志

漢諸儒語匡衡曰無說詩匡鼎來鼎說詩解人頤言

人講說使人喜至解頤也今俗以人喜過甚者謂兜

不上下頤卽此意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

甚解頤而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喜面頤脫有聲

如破甕按醫經喜則氣緩令人脫頤也

不中用

希通錄僱義以不可用爲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  
左傳成二年郈子曰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註  
不中爲之使役〔利市〕利市之說世俗皆然其實  
六經中已有此字易說卦巽爲利市三倍〔老物〕  
希通錄俗斥年長者爲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  
曰人物況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祭章祭蜡以息老  
物

體香

採蘭雜志云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  
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  
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吳故宮有香

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  
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又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  
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甕甕用松枝洒于帷幄滿室  
俱香甕甕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晒  
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袂交趾

密香樹水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馬嵬坡上土  
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以土和粉洗之卽除 蘭  
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出採蘭志無憂樹女  
人觸之花方開出酉陽雜俎待女花宜男草是的對  
也 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香無  
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 杜陽雜篇云瑤英之  
母趙娟本岐王之妾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  
以香啗之故肌香宛委餘篇云元載所幸薛瑤英肌  
體自香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縣縣望皆植素馨

花南征錄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于此至今花  
香異于他處或云隱之女 洞冥記云漢武帝所幸  
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身體輕弱  
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 開寶遺事云楊貴妃每  
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  
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上其色如桃花  
也 趙飛燕外傳成帝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  
若婕妤體自香也 奚囊橘柚云女香草甚繁縷婦  
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



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  
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語曰欲知女  
子強轉臭得成香 法喜志云歐陽文忠公居潁州  
時有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時作蓮花香散越滿  
座人咸異之適有僧自蜀中來能洞人三生事公以  
語之僧云此女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  
誤遂至于此公領之後遇妓問之曾讀法華經否曰  
某失身來所不暇也公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  
習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益信修種之言不妄

感應篇註陳傳敏公益世積德公微時有善行蕪州  
尊經閣素有鬼妖公避暑道山亭夜深月朗微寒見  
羣妖共飲一鬼卒喚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  
者叱曰行善相公也吾輩豈可相犯卽散去 佛國  
記云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 侍  
兒小名錄云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善舞者二人一  
名旋娟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  
窕絕古無倫 僧伽西域人唐時居京師鴈福寺其  
頂上有一穴常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出滿室

靡常馥郁及曉香還頂上仍以絮室之

藥似人物

沈份續仙傳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岩一日汲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枸杞根形如二犬堅如石煮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于山峯上須臾雲起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根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 浩然齋日抄云宋徽宗時順州築城得枸杞于土中其形如葵狀馳獻闕下 墨莊漫錄云昔與希真遊衡山朱陵洞天過古蘭若基野客留宿庵下有開類狗吠希真謂此非

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 隋書五行志云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取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 神仙感遇傳云維揚十友者皆家產粗豐慕玄好道約爲兄弟酒食相娛始一家而周十室忽一老叟敝衣羸弱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旣適情不加斥逐一日言曰十人置晏予皆得預亦願力爲一席以答厚情訂期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草莽中茅屋兩三間

傾側欲仆有丐者數輩在焉蓬髮穢陋叟令諸丐掃  
除舍下陳列簞條營席環坐日已旰矣咸有饑色各  
以醯醢竹筴置于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  
長四五尺設于席中以油帕幕之旣撤油帕氣燴燴  
然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子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  
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衆多托以飢飽亦有  
憤忿逃去都無肯食叟縱食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  
盡卽命諸丐持去令盡食因曰此千歲人參頗難一  
遇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

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悔謝不及叟促問諸丐令食  
訖卽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一時昇  
天十友剝心追求竟莫能見按本草云人參年深浸  
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淺亦浸漸之義  
晉書石勒所居北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生  
人參花葉特茂異悉成人形 異苑云人參一名土  
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下  
鐸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錄  
云豫章逆旅梅氏頗濟世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

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求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筋君亦宜來會可于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逕甚明靜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旣入見道士衣冠華潔延坐命具食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嘆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



自此而後不可復繼見矣。宣室志云天寶中有趙  
生者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  
讀書不能分句詳義。常與兄弟友生會。晏盈座。朱綠  
獨生白衣甚爲慙。恚。一日棄家遁入晉陽山。携笈書  
百餘編。誦習不輟。然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憂憤。終  
不易其志。旬餘忽有翁衣褐來造之。謂生曰。吾子志  
甚堅。幸一謁老夫。亦能有補。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  
氏子。家于山西大本之下。言訖忽無所見。生怪之。逕  
往山西尋其跡。果有一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

因持錫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其肖所遇翁之貌生  
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  
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以明經及第歷官  
數任

史記云其下有茯苓上有菟絲所謂茯苓者在菟絲  
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梢菟  
絲去之卽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  
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  
尺不可得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 雲笈七

籤云麻姑宣城人遇老君示以禳除災厄法姑方妙  
齡嘗與嫂出山中嫂訝其遲答云適遇女童共戲水  
旁其來其去莫知所之嫂曰再來則以緋線綴其衣  
他日如教因踵其後至一大松下忽不見但遺緋線  
于地掘之得茯苓若嬰兒狀嫂烹之適有故他往姑  
輒自嘗之就飲其汁殆盡自此得仙 集仙錄云楊  
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之女幼尚清通歸同郡  
王生因會客市魚使正見爲膾正見憐魚之生盆中  
戲弄之竟不忍殺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于隣里

行野逕中數十里出一山舍有女冠焉以其由白之  
女冠日子有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山舍在滿江縣主  
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爲  
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膳之如此數年正見于泉  
所見一小兒潔白可愛以白女冠女冠曰若復見必  
抱兒逕來後果抱歸漸近舍兒已殯矣視之如草木  
之根重數斤女冠知是靈藥命潔甌蒸之會山中糧  
盡女冠出山求糧付柴三束曰甌中之物盡此三束  
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

大嵐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飢甚聞甌中物  
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歸聞之嘆曰神仙固有定  
分吾師嘗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  
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之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  
彩射人衆仙時降其室歲餘遂白日昇天羣芳譜云  
採茯苓以似鳥獸形者爲佳 陶隱居曰茯苓大者  
如三四升器形如鳥獸龜鱉者良王微茯苓贊云皓  
苓下居形絲上蒼中狀雞鳧其容龜蔡 金陵記云  
方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牽一白犬野人問居何

地答曰居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蓋意  
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也玉策記曰千歲松四邊枝  
起上杪不長如偃蓋其精化爲青人青牛青羊青犬  
伏龜壽皆千歲 抱朴子云三千歲松樹皮中有聚  
芝如龍形名飛節芝 博物志云各山生神芝不死  
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

本草云猪腰子生柳州蔓生結莢肉子大若猪之肉  
腎狀酷似長三四寸色紫肉堅治瘡毒研細酒服一  
二錢并塗之 李時珍云蜘蛛香出蜀西茂州松潘

山中草根黑色有粗鬚狀如蜘蛛 羣芳譜昔有獵  
于中條山見白犬入地掘得一草根携歸植之明年  
花開乃芍藥故謂芍藥爲白犬 又東平城南許司  
馬後圃薔薇花太繁欲分子別地栽種掘得一石如  
鷄五色燦然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埤雅商陸根如  
蘆菔而長如人形者有神雲笈七籤三月採商陸如  
人形者製酒服令人不老 齊民月令何首烏內有  
珍品者形如鳥獸山石人物形像服之成仙 海罌  
微言僧普寂好菖蒲種成師子鸞鳳仙人之狀

清異錄云潛山產善术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號爲獅子术

陝西名勝志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有仙樹人形山中飢渴者食之則飽不得持去

襄堅志云萍鄉縣興教寺後有徐仙亭古老相傳初有徐君房居此地每日見黃犬往來頗異之訪其主無能知者遂誘而烹之蓋黃精也因而仙去

聞奇錄云賈人張弘行至華嶽廟前忽憊憤前進不可繫馬于一金荆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寤



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  
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爲一枕獻于廟守廟者常  
以櫃鑰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唐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 貞觀十七年皇

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如龍鳳之形 天寶

初臨川郡人李佳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 羣

芳譜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苗 飛禽沈子王

曰此飛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食可數百歲

謝入室取中單有隣女乞火跨之翩然飛去

人之精靈成竹

吳僧贊寧荀譚云涪陵相思崖有桃竹昔有童子在崖下吹竹神女見悅之投以桃竹釵童子報之以簾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因號崖爲相思博物志云舜崩蒼梧之野二妃淚下染竹成斑妃後爲湘水神故號湘妃竹戴凱之竹譜云禹殺共工相繇二臣膏流爲水其處腥臊不植五穀禹三漚皆沮尋竹生焉在崑崙之北南岳之山元劉美之續竹譜云越王竹根生石上細荻高丈餘以其青色者用爲竹簫

越王棄餘筭而生焉

高僧傳云釋惠遠使鬼神號

辟蛇行者拾廬山之竹成匾出筍便匾名匾竹 越

志云旣堯祖師禪修越嶸山偶歸家嫂具筍肉食之

師吐筍肉于地後生成鬼拾竹歪縛多態狀焉 外

紀云蘓東坡于富川嘗以餘墨洒竹上面枝葉皆有

墨痕所生新竹皆然 寧波志云葛仙翁煉丹于定

海靈峰植竹筍化爲竹而方斑竹甚佳土人裁爲筍

甚妙 義堅續志云吉安有魏夫人壇夫人煉丹時

有村姬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掃竹籬下曰

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食饌次年其地筍生  
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填補筍至今有之此皆人  
之精靈成竹者也 幽怪錄云鄜延長吏有大竹凌  
雲可三四圍伐剖之見二仙翁云平生溪根勁節惜  
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王彪之閩中賦竹贈貧  
簪涵人桃枝育蟲建安有貧簪竹節中有物長數寸  
正似人形俗謂之竹人時有得者育蟲謂竹魍等耳  
異苑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一竹蛇形已  
成其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人少嘗伐除遺竹一竹

箏雉頭頭盡就蛇身猶未變乃竹化蛇蛇爲雉耳此  
又竹之精靈爲人爲物也

桂菊之性喜清涼

癸辛雜志云馮勝藝花如藝粟棗馳之枝名天下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種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覓沸湯于坎中少俟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前花放矣若牡丹桃梅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

耳 羣芳譜云桂花時移栽高阜半日半陰處臘雪

高墜于根則來年不灌自發其喜清涼可知也 蘓  
東坡云北方菊花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  
盛發嶺南地煥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  
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常以  
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矣吾  
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遯  
齋閒覽云南方花發較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  
遲菊性宜冷也

桐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是試取小枝削之  
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  
貴其寔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宛委餘篇引趙希鵠

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不面日  
爲陰以新桐本驗之陽必浮陰必沉陽材琴旦濁而  
暮清暗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夢溪筆談云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  
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



音愈清又聞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  
恒與雨暘寒暑相應 採蘭雜志云雷威作琴不必  
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蛾眉酣飲着簑笠入溪松中  
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  
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尺牘新語張又新云木質桐  
疎而梓密琴之音下徹于桐至梓而復故其聲清堅  
而疏越是琴非梓不爲功也而古來之名琴者但曰  
絲桐物固有身其功而辭其名者 清暑筆談云琴  
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

桐譜云凡桐體濕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作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故鄒彞云輕是桐重是桐難作亦是桐 天中記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取陽面一琴材以閏乞俟一年斲之旣成獻忠懿一日洗凡一日清絕遂爲曠代之寶 李沂公造琴聚新舊桐材和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畜二琴

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 南部新書韓晉公奉使  
入蜀至洛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  
馬以探弓射其顛杪柯墜子下振響山谷有金石韻  
戒縣尹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召良工斲之不知其名  
堅緻如紫石金色綠交結其間匠曰爲胡琴槽他木  
不可遂爲二琴大爲大忽雷小爲小忽雷大忽雷獻  
德皇小忽雷獻親仁皇